

书单



《怎样观察一棵树》
南茜·罗斯·伯格(著)
商务印书馆

人人都知道树长什么样子,对吗?但你真的观察过红花椒上精巧的花朵吗?或是鹅掌楸正在萌发的嫩叶?当你仔细观察一棵树时,一个被形状和细节填充的新世界会向你敞开大门——你将看见你不曾知晓的美,你将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欣赏树木。当你能够从一棵树的生长轨迹中感受生命的四季,你会真正领略自然那激励人心的力量与美妙。

本书邀你将细致敏锐的目光投向身边常见的树木,并关注一些罕见于观察的树木特征。作者将定期细致观察树木的收获娓娓道来,清晰地列举了改进观察方法的策略,图文并茂地呈现了树木微妙而常被忽略的细节构造。



《餐芳记》
蓝紫青灰(著)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古人以花入饌,餐芳饮露,风味无限。从冬末的蜡梅吃到早春的梅花,接着樱笋宴开,春则复来,又从盛夏的荷花吃到秋天的菊花……

全书按季节分为四章,讲述一年四季可采入饌的花卉。这些看似新奇的吃法并非凭空生造,它们或者记载于历代典籍,是古代雅士文化的一部分;或者来自民间,是乡野食俗的组成部分;而番红花、早金莲、薰衣草等花卉来自异域,用它们烹海鲜饭、调制沙拉、烤饼干则属于外来饮食文化了。作者翻检历代典籍,游历江南江北,将这些芬芳美食荟萃于此书。这是一本美食文化之书,也是植物文化之书。吃花,吃的是有趣,吃的是风味。



《不被理解的少年》
陈瑜(著)
中信出版集团

成长,不仅仅是长大,还是瓦解、破碎与重建的过程。本书作者与15位被贴上各类心理问题标签的孩子真诚对话。

这些孩子不愿被当作刷题机器对待,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“活着”,想要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尊重。“我痛苦的来源更多的可能并不是这个病本身,而是父母对我的不理解。”这份近20万字的采访实录,描述了当代青少年在成长经历、亲子关系、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真实遭遇,在无数个催人泪下的生动的生活细节中,颠覆“青春叛逆”的粗暴解释,还原他们被误读的青春。青少年心理专家对每篇访谈做出专业解读。

书中草木

不知疲倦的歌者

——读散文集《八月黍成》有感

□ 采薇



一篇散文的题目,在本书中被列为第一辑第一篇,可见作家本人对此文的重视与珍爱。就笔法而言,像电影镜头由近及远、由点到面的推动,纳入视野的景物迅速增多,散文《八月黍成》由“一棵黍子”起笔,写到“小长梁”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,又写到“小长梁”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,一部分老年人对旧文化的坚守与年轻人对新生活的追求,既有人类文明源头的追寻,对历史与先人的缅怀,也有对未来文明走向的思考。文章通过对“小长梁”人生活现状的描写,融合多重元素与真挚的情感,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、地理与文

明关系、历史与未来的关系、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个体对生活与命运不同的把握等等。

“大田洼的打谷场,静静的,碌碡安卧在场边,等待秋收的节气。最后的农耕图画,还存续于堰上的八月。而一棵黍子的命运,却该到达新的拐点了。”简洁的文字带给人温馨画面感的同时,也带给人强烈的沧桑感。我不得不说,文章的结尾十分精巧,不仅与开头处的“一棵黍子”首尾相扣,形成完美的开合,而且留下无穷的余韵,让人唏嘘。我不由自主地由“一棵黍子的命运”展开联想:阵痛总是伴随文明脚步而发生,对一部分人而言是忧,对另一部分人而言是喜;无论怎样坎坷,文明脚步不会停止,因为人类总是一边摒弃一边攫取,一边回望一边奋进,在继续开来与否定之否定中,不断将文明推向新的高度!

可以说,《八月黍成》以点带面地描述了华夏农耕文明史,以点带面地描述了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,某些人的激进,某些人的无奈,某些人的焦虑,某些人的乐观守成,某些人的无私奉献,同时也写出了在大的历史转折进程中,为改善人民生活,提高百姓福祉,国家所做出的努力。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,没有对百姓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关切,没有深入当地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,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与真挚情感的融入,就不可能结构出如此深沉博大、扎实厚重、纵横捭阖、文思泉涌的“大散文”。

读完散文《八月黍成》,我已经有醉了的,但是,对一本书的阅读,不能因“醉”而观止,我相信,后面一定还有丰盛美味的开胃菜等着我。只不过,需要稍微休息一下,把刚刚吃进去的纯粮精酿好好消化一番,细品其醇厚,尽

纳其营养,才不枉费作家凝结在文章中的心血与气力。清代文学家张潮说:“种花须见其开,待月须见其满,著书须见其成,美人须见其畅适,方有实际,否则皆为虚设。”我想,读书也须充分领略书之奥义,把握其精髓,引文字之泉灌溉自己灵魂的秧苗,方有实际,否则,就是白费工夫。

散文集《八月黍成》,全书内容共分为五辑,分别是:八月黍成;小街叙事;寻花;一切安好如常;饕餮记。虽然说每一辑的内容都自成一格,但是,无一不取材于生活,无论是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,还是写自己当下生活中的种菜、寻花,抑或是采访过程中的所遇、所感、所思,都是以平实的笔调,细腻的讲述,精心打磨,将一块块原石雕琢成匠心独具、光彩四射的玉器。以“小街叙事”为例,所涉之人都是平常人,所记之事都是平常事,既没有虚构的传奇,也不在叙事方式上刻意地别出心裁,但是,读起来却备感亲切,仿佛早晨餐桌上的一碗温热的小米粥,舒舒服服下肚之后,唇齿间的余香仍在。

掩卷长思,仔细回味,作为一部散文集,《八月黍成》的灵魂在于诚、真、实、美。诚,主要表现在写作的态度方面;真,主要表现在文章取材方面;实,主要表现在叙事风格方面。诚、真、实相辅相成,最终由表及里成就一个美字。通读全书,细心的读者,一定会发现,作家宁雨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歌者,孜孜不倦地在宽阔而丰饶的日常生活中奋力开掘、巧思精构、凝练成文,表达对生活的热爱,对生命的敬意,乐观的情绪充盈笔下,将读者带入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诗意境界。

鲁迅先生“百草园”中的草木

□ 王艳/文 丰翠松/图

倘若每个孩子,都有一方花果蔬菜齐备的菜园,供嬉戏,供识物,供天伦互乐,看植物从种子发芽到开花结果,看动物冬蛰春醒夏忙秋储,看长辈挥汗如雨整理畦,还能悠然地讲古老的故事……那么,等他长大后,即便遭遇生活困苦,这些与自然共生共长的愉悦经历,也会成为心底温暖的甜蜜。比如萧红《呼兰河传》祖父的菜园,比如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作者走过半生,历尽人世沧桑,这段孩童往事的笔触,还是不由自主地轻松欢快。

呼兰河在东北,“樱桃树、李子树、大榆树、韭菜、狗尾草、花瓜、倭瓜”均是我们熟悉的万物,此篇单说南方江浙的“百草园”。

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椹;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,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,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,就有无限趣味。”

皂荚树,南北方皆有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释名为:荚之树皂,故名。皂荚树夏开细黄花,结实有三种。一种小如猪牙;一种长而肥厚,多脂而粘;一种长而瘦薄,枯燥不粘,以多脂者为佳。其宛如大豆角的荚果“富腴皂质,可去污垢”,能作清洁剂使用。

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,介绍了春日洗冬衣的清洁用品,用灰汁,容易“色黄而且肥”,用小豆末,“洁白而柔韧,胜皂荚矣”,可见,最晚在东汉时期,人们已经开始用皂荚洗衣服了。梁末(南北朝)有民谣:“黄尘污人衣,皂荚相料理”。北宋时,朝廷下诏,私船偷运“西河盐、枣、谷、陶器、皂荚”,“许人告捕,罪赏依私盐法”,皂荚已经是与盐、谷等物同价值的紧俏货了。北宋书法家米芾,有一篇《净手帖》,详细记载了他用“皂荚灰水”洗手的过程。清代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载:“宋王文宪家,以皂荚末置书中,以辟蠹。”皂荚又发挥了樟脑球的作用。

皂树高大,叶如槐叶,瘦长而尖,枝间多刺。北宋张耒有一首《皂荚》诗:“畿尘尘埃不可论,故山乔木尚能存。不缘去垢须青荚,自爱苍鳞百岁根。”除了摹写皂荚“去垢”属性外,还点明皂荚树根系发达、寿命长久。南北朝刘义庆《幽明录》有“皂树鸟”的故事,有个叫虞眩的人,庭院长着一棵皂荚树,“大小围高十余丈,枝条扶疏,荫覆数家”,仆人去砍树枝摔死了,空中传来叫骂声,“汝何意伐家居”,并以瓦石投掷,一年才消停。

小学课本里,还有一篇秦裕权先生的《高大的皂荚树》,“在这个操场东边,有一棵很高大的皂荚树……我们六个小同学手拉着手,才能把它抱住……它向四面伸展的枝叶,差不多可以明盖住我们整个小操场。”秋天,皂荚树



上许许多多皂荚儿成熟了,那样子,就像常见的大扁豆……每天,老师用皂荚熬了水,盛在脸盆里。上完课,我们的手上沾了些墨水,用皂荚水一洗,就又白白净净了。”

童年,皂荚树,真好。“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,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,何首乌有臃肿的根。有人说,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,吃了便可以成仙,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,牵连不断地拔起来,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,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”

先说何首乌。何首乌可是文人笔下很“仙儿”的植物。“八仙”故事里,传说倒骑驴的张果老就是吃了何首乌羽化成仙,故称“何首乌仙人”。这跟鲁迅先生听到的故事倒也吻合。

北宋苏东坡,大概是“何首乌”的迷弟。1095年,他给朋友邓安道写信,絮絮叨叨说了很多体己话,最后郑重叮嘱嘱咐:“八月内,且记为多采何首乌,雌雄相等为妙。”千万别忘了帮我采集何首乌,公母相宜最好。1096年,他给欧阳晦写信,第一句就道:“闻公服何首乌,是否?”先确认欧阳是否服用何首乌,担心他炮制、食用方法不对,又举例详解,有人用枣和黑豆熬何首乌,这是损伤药力的,我的方法是采后阴干,同枣肉炼蜜等捣成碎末,制成药丸,吃了有奇效。

何首乌的名字,有两种说法,一是明代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的提法,因采集人叫“何首乌”,故“以采人为名尔”;二是唐代李翱《何首乌录》的提法,因块根外皮呈黑褐色,“削去黑皮生啖之”,南人因呼为何首。“翠蔓走岩壁,芳丛蔚参差。下有根如拳,赤白相雄雌。”何首乌是藤本植物,爬蔓而上,古籍载有红白两种颜色,雄者苗色黄红,雌者苗色黄白。但现代植物学认为,古人所谓的雄何首乌属于蓼科,雌何首乌则属

于萝摩科,二者为两个独立物种。

何首乌块根入药,可安神、养血、活络,据说对生发黑发有一定作用啊,哈哈,对长期加班掉发之人相当友好。

再说木莲藤。木莲藤,即薛荔藤。薛荔擅攀援,依附大树、墙壁、巨石疯狂生长。

它可是个古老的植物。战国屈原《九歌》中有:“若有人兮山之阿,被薛荔兮带女萝”,有美人在山脚,采薛荔作上衣,摘女萝为下裳。其他作品中,屈原也多次提到薛荔,如《离骚》“贯薛荔之落蕊”,《九章》“令薛荔以为理兮”,屈子夫的“香草美人”,常发怀才不遇、空余芳华之叹,可现实中的薛荔藤,即使被迫依附他物,始终不认命,偏要爬出阵势、攀得张狂。曹公《红楼梦》,宝姐姐住所“蘅芜苑”,宝玉题诗为“蘅芜满静苑,萝藦助芳菲”,院中一株花木也无,却有包括薛荔在内的各种香草,或牵藤,或引蔓,虽不似潇湘馆满院翠竹那样挺拔风雅,但味芬气馥,正契合宝姐姐的藏毒守拙背后的实力和野心,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

薛荔的果实,像馒头,像莲蓬,又像秤砣,因此又叫“木馒头”“凉粉果”。叫它凉粉果,因为它真的可以做凉粉食用啊。《离骚草木疏补》记薛荔果,“似莲房,中有细子……外青,霜则瓤红,常为鸟乌所啄,童子亦食之。”南方有一种消暑美食“冰粉”,择出薛荔果实里面的种子,装进纱布袋,放在凉开水里反复揉搓,使粘糊汁液不断析出,放少量石灰水搅拌,待凝成果冻状,放几块碎冰镇着,加几滴玫瑰露桂花汁,



就可以大快朵颐了。

木莲藤(薛荔)和木莲,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植物。木莲,树如其名,其本为木,花形若莲。它是木兰科乔木,与玉兰同科,嫁接时,也以白玉兰或紫玉兰作砧木,但因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,在北方极少见到。白居易《木莲诗并序》载:“木莲树生巴峡山谷间,巴民亦呼黄心树。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。身如青杨,有白纹,叶如桂,厚大无脊。花如莲,色香赋皆同,独房蕊有异。四月初开,自开谢仅二十日……”题诗曰:如折芙蓉栽旱地,似抛芍药挂高枝。云埋水隔无人识,唯有南宾太守知。

“如果不怕刺,还可以摘到覆盆子,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,又酸又甜,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”

覆盆子的名字,可真形象啊,红珠子镶嵌的果实,上宽下窄,中间空心,多像一个倒扣的盆子啊。还有更形象的,《本草衍义》说覆盆子“益肾脏,缩小便,服之当覆其溺器,如此取名也”,服用覆盆子,可减轻夜尿频繁之症,夜壶就可以盖上用不着了,虽然不甚美感,但实在生动。

立夏后,覆盆子果实逐渐饱满,摘而食之,又酸又甜。

明代成俔有《覆盆子》诗:“翠蔓萦林晓露溥,累累万颗点铅丹。既凝芳脆还成味,半带微甘又剩酸。龙眼无须披锦壳,荔枝何必荐金盘。竟将崖蜜和浆饮,足慰相如渴舌乾。”说它果实丹红,滋味酸甜,胜过樱桃龙眼蜜。最后一句“足慰相如渴舌乾”,借用“相如病渴”典故,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载:“相如口吃而善著书。常有消渴疾”,司马相如有一个怪病,经常口渴,需要大量饮水,诗中说覆盆子汁水丰厚,浆液饱满,定可满足司马相如口渴需求。

覆盆子的绿叶子,和其它莓类植物一样,边缘有不规则粗锯齿。白色的小花朵,三四月间开放,与草莓花相似。植株枝干上,长有倒钩刺,所以覆盆子采摘起来比较麻烦,北宋苏轼深知其苦,所以在给友人的《覆盆子帖》中称:“覆盆子甚烦采寄,感作之至”,劳烦您采摘覆盆子邮寄给我,实在是万分感谢。

现有集市上售卖“树莓”者,亦为覆盆子。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,鲁迅先生后来被送进了全城最严厉的书塾,他曾经疑惑缘由,“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,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隔壁的梁家去了罢,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”,总而言之: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再见了,我的蟋蟀们!再见了,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!一个孩子的童年渐渐结束了,所幸,他曾在百草园度过最调皮的时光,所幸,这段时光,在他长大后,能被文字记忆,在南方故乡的长河中,缓缓流淌……

哦,童年的百草园。